

◆怀念◆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张红

想来母亲已离去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天国里的母亲您还好吗?

难忘1995年9月3日的那个下午,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被三轮车撞了,正在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往医院,看见做完CT检查的母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后脑鼓起鸡蛋大的一个包。当天晚上做了开颅手术。父亲及我们姐弟围坐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着打点滴的母亲,等着她的苏醒。半夜时,一位给母亲做手术的医生把我们叫出病房,告诉我们母亲的大脑已撞碎了,无法医治。刹那间我只觉天旋地转,脑子一片空白,无法相信和接受这一事实,更无法相信慈祥的、活生生的母亲一句话没说就要离我们而去。当时母亲已靠仪器维持生命,我晚在她床前,流着泪,守候着母亲最后的时光。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想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祈祷着、盼望着奇迹出现。可是母亲的手却渐渐冷却,她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医生来到病房,告知我们已回天无力。这一刻我分明看见母亲眼角流出了两滴眼泪,这是母亲对人生的不舍、对亲人的眷恋。这残酷的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成了我一生永远的心痛。这一天,是1995年9月4日(农历八月初十),离母亲61岁生日还有五天,离我们中国人的中秋团圆节还有五天。从此母亲和我们天人相隔。

那一年的中秋节,对我们一家来说是残酷无情的,我们跪在母亲的灵前,掬一杯清酒,烧一匝黄纸,哭断了肠,哭碎了心,为母亲送行。父亲一夜之间苍老

了许多,而出差在外的哥哥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离去的那段日子,我总以为是做梦,总认为母亲还能回来。当真的感觉到母亲已不在人间时,那种揪心的悲痛、那种无尽的思念一并袭来,直至今日都无法释怀。多少次的梦中相见,我总是抱着母亲大哭,问她去了哪里,为何不再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有多少次我哭喊着问苍天,为何这样匆忙地带走我的母亲,哪怕给我一个植物人的母亲,回到家里,我也能抚摸着母亲的脸颊,也能握着母亲的手,叫一声“妈妈”。可如今,“妈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称呼,就只有在梦中和母亲的坟前才能呼唤了。

从此,我把母亲深深埋在了心里,任何一次不经意的言谈,任何一次不经意的场景,哪怕只是一首有关母亲的歌曲,都会触及我的伤痛,让我痛苦不已。母亲,我最亲爱的母亲,您可知道,儿女们是多么想念您。

多年来,每当思念起母亲,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她,可每次提起笔来,都感到心灵有窒息的疼痛,未及落笔,早已泪流满面,几度哽咽,不能自抑。

母亲高玲光出生于1934年9月9日,祖籍山东省胶州,1950年于青岛二中毕业,当年12月参加军事干部学校。1951年1月参加山东省第三期团校学习。当时祖籍江苏沛县、毕业于徐州师范学校并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父亲也来山东省第三期团校学习。1951年9月团校结业,父母亲都留在团省委机关工作,母亲分配在团山东省委统战部,父亲在团山东省委宣传部任团课辅导员。1952年夏天,父母亲等二十多名团省委青年干部参加了团省委组

织的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教学法,并去昌潍团地委教学和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父母亲由此开始相识、相恋。1952年9月,父母亲响应党的号召来沂蒙山区——团沂水地委工作,半年后调到莒南县团县委。

1953年3月,母亲任莒南县相沟区团区委宣传委员,在相沟后古城村期间,因在抗旱救灾中表现突出,被相沟区党委书记盛永秀发现并上报县委,当年在莒南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母亲受到了提名表扬。

1954年6月至1957年,母亲任共青团莒南县委学校少年部副部长,1957年6月带领莒南县6名高小毕业生先进代表出席全省高小毕业生代表会议,分别到济南三处小学作报告。

1958年5月,母亲被分配到十字路镇完全小学当教师,兼学校总辅导员。1959年6月,母亲将嗷嗷待哺的哥哥交给了祖母,毅然带领少先队大队长孙成芬出席了山东省第一次少先队代表会议,以“少年卫生岗”为题在大会上发言,被省政府、共青团省委、省教育厅授予奖旗,母亲获得省级优秀辅导员称号。1960年母亲参加了临沂专署文教科组织的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语文三年级部分。

1960年6月,母亲任十字路镇完小教导主任,其间,先后总结了识字教学、词汇教学、课文讲读、作文指导等教学经验向全县推广。母亲还帮助所属5个村的民办教师举行业务辅导讲座。1973年母亲在全县高家柳沟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低年级识字教学经验。文革期间,在没有课



本文作者与母亲(右)合影

逝者档案

姓名: 高玲光
享年: 61岁
原籍: 山东胶州
生前身份: 教师

本的情况下,母亲自己编选教材坚持给学生上课,受到家长的赞扬。1979年1月,母亲担任了莒南县实验一小校长。

母亲1994年退休,工作了四十三年,从事教育三十六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我也是母亲的学生,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中,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常常灯下伏案工作至深夜。母亲讲话声音洪亮,办事雷厉风行,工作严肃认真,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标准的女强人。母亲一辈子不会骑自行车,上、下班全是步行,几十年来,母亲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母亲写有一手好字,那时学校没有打印机等设

◆人间◆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

□袁爱娟

我们的家庭,有了母亲,才显温馨,有了父亲,才显厚重。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支撑的是一家的希望。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他给我们的永远是宁静而安全的港湾。是你累了倦了时的依靠,是你苦了痛了时的安慰,是你永不疲倦的倾听者。他总在不经意间出现,给你谆谆教导,给你希望,助你走好每一步人生路。

常常渴望父母永远健在,直至突然有一天,父亲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我们,甚至未曾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才知道生命的无常。那分伤痛曾深深地击垮了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健康的,因为在我的印记中,父亲永远平淡从容。那一天,当他心急家里的农事,急于站起身子来时,一向硬朗的身子,轰然倒塌,是永远的倒下,任凭我们千呼万唤也叫不回父亲的灵魂。是脑出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作为子女,还没来得及为他尽上一分孝道,父亲就永远地去了,那分无望痛彻心扉。每每想到此,就觉得是万分的孝,哪怕让我为父亲擦一次脸,喂一口水啊,可是这真的成了一种奢望,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小时候,因为子女太多,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每年的春节成为一家人唯一聚首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把所有的慈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想想当时的情景还是觉得好温暖,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往外掏新

鲜的吃食,还有的时候是为我们买的衣服。有了新衣服的我们常常迫不及待地穿了出去,向小伙伴们炫耀,那分自豪和荣耀,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一种酸酸的甜甜的幸福荡漾在心头。

父亲在外工作多年,养成勤俭吃苦的作风,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但对于子女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也舍得付出。记得当年我中考时,家里正在盖房子,很多乡亲劝父亲让我退学,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是:不管花多少钱,父母再苦再难也得坚持让孩子上学。房子盖好了,我也考上了高中,虽然家里欠了债,但我还是顺利地上了学。这不能不说是父亲的一种远见,也不能不说是父亲的爱支撑着我完成了学业。

父亲去了,走得洒脱自然,也走得无牵无挂。让父亲放心的是,我们都从他身上学会了坚强和自立。父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淡定从容,在他的身上,看不到生活的艰难,虽然日子过得不容易,但在父亲身上所表现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乐观向上,从不抱怨。他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人生中永不枯竭的

生命源泉。
父亲,你是子女人生路上的支撑,你的爱会伴我走到天涯海角。不论生活有多少磨难,我都会一直走下去,因为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有你与我相伴。深沉的父爱,是我生命里永久的信念。

旧报纸里的温情

□孙道荣

她微微佝偻着腰,一个一个办公室敲门。大家都认识她,收旧报纸的老太太。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楼里,单位规定,这天,她可以上门收购旧报纸。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们单位几乎每个人都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平时看完了,就码在办公室一角,等着她上门来收购。卖一次旧报纸,往往可以挣几十元,女同事拿去买零嘴,大家共享。

她五十来岁,头发已经花白了,讲一口浓重的方言。每次来,她都会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布条,看得出,这些布条都是用旧衣裳撕出来的,她用来捆扎旧报纸。另一只手上,拎着一杆小秤。

“卖报纸!”有人站在楼道里喊一嗓子,她就会立即从某个办公室跑出来,一脸乐呵呵地应答着。她几乎能够认出这座楼里的每一个人,甚至谁多长时间需要处理一次旧报纸,她都了如指掌。因此,如果一段时间你没有卖过旧报纸,下次楼道里看见你,她一定会特地问你一声,旧报纸要卖吗?

她躬着腰,将堆在办公室角落里的旧报纸,一摞摞搬出,理整齐,码好,然后,用布条捆扎起来,一捆一捆地过秤。与我们经常看到的商贩那高高翘起的秤杆不同,过秤的时候,她的秤杆,总是往下垂,秤砣几乎要从秤杆上滑落下来,这样,报纸可以秤得重一点点。没人在意她的秤,但她一如既往,要把秤让给她的客户。称一捆,她报个数,让你记下来,再称一捆,再报个数。一捆一捆称完



了,她会让你加一加,有多重?而她自己,似乎从不记数,你告诉她多重,她就按这个重量,算钱给你。有时候,有零头,大家就说算了,她却总是很认真地从包里掏出一大把硬币,一分不少地付清。

有时候,她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旧报纸又涨价了,涨了一毛多呢。她会按新的价格,算给我们。她说旧报纸涨价了的时候,高兴得就好像她是卖旧报纸的,得了多少实惠似的。其实,大家处理旧报纸,没几个人真在意那点钱。倒是她,每次都认真地告诉我们近期的旧报纸价格,涨了或者跌了,晴雨表一样。

她的实诚,使办公楼的人,都

对她充满好感。这也是她能够这么多年,可以上门收购我们旧报纸的原因吧。

也有的时候,她会显得很小心气。比如每次整理旧报纸时,看到夹在报纸里的杂志或者书,她都会将它们挑出来,单独捆在一起,过秤。她说,书和杂志比报纸便宜一点。有一次,我搬新办公室,整理物品时,将一些旧书扔进了旧报纸堆里。正赶上她来收购旧报纸。她将那些书一本本挑了出来,问我,这些书真的不要了?我点点头。她将书单独捆好。我笑着对她说,其实,书和旧报纸的价格也相差不大,没必要分这么细。她笑笑,没有回答。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都能看见她微微佝偻的身影。这么多年来,她就像一张旧报纸一样,穿梭在办公楼里。

那天,我们去郊区的一个山村采访,村支书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新建的村图书馆。图书馆是一间民房改建的,书架上,整齐地码着一排排书。忽然,看见有本书很眼熟,打开,扉页上写着我的名字,想起来了,是我上次搬办公室时处理掉的,再一找,另外几本也在。我好奇地问村支书,这些书从哪来的?村支书说,是村里的林老太太捐赠的。她经常上城里收旧报纸,如果收到旧书,她就会留下来,捐给村里或者学校。这几年,她已经捐了好几百本了。

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收旧报纸的老太太,都会将夹在报纸里的书刊挑出来了。摩挲着那些旧书,我感到了一丝羞愧,也嗅到了旧书里散发出来的独有的香气,很温暖。